

《徐霞客游记》版本考

朱 钧 侃

《徐霞客游记》的作者徐霞客（1587—1641），名弘祖，字振之，霞客是他的别名，明南直隶江阴县（今江苏江阴市）马镇人。是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人，我国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、旅行探险家、文学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。他不满明末的腐朽统治，毅然放弃任官，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艰苦卓绝的科学考察事业，是我国古代罕见的旷世独步的奇人。在旅游考察中，他主要以日记的形式，撰写了我国历史上篇幅最大、最为杰出的游记著作——《徐霞客游记》。钱谦益曾称：“徐霞客千古奇人，游记乃千古奇书。”国际著名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博士赞美他有“惊人”的地理考察能力；我国学术界名流梁启超称他为中国学术史上的创新者；毛泽东曾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，号召大家学习徐霞客的求真求实精神；李先念则在纪念徐霞客诞辰四百周年之际欣然题辞：“热爱祖国、献身科学、尊重实践。”《徐霞客游记》有多少版本？各有什么特色？它们是怎样演变的？这是深入研究《徐霞客游记》这部历史名著过程中，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。

徐霞客旅游考察的历程

探讨研究《徐霞客游记》的版本，首先要了解徐霞客生前考察日记的真实面目。徐霞客的旅游考察，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（1607—1632），探索旅游考察，积累经验阶

段。自徐霞客始游至小寒山舍与陈函辉畅谈“欲为昆仑海外之游”的志向。这一阶段徐霞客游历的区域主要在中原和江南。涉足的重点是名胜古迹，以徐霞客的话来说，就是五岳及名山大川，如泰山、天台山、雁荡山、黄山、白岳山、武夷山、九华山、庐山、华山、太华山、罗浮山以及后来到过的五台山、恒山等。每次出游多在春、秋两季，时间较短。是时断时续的“有方之游”，是“定方而往，如期而还”，因而欣赏性胜于地理考察。

第二阶段（1632—1636），览胜、访幽、搜奇，取得重要成果阶段。壬戌年（1632）徐霞客携族人徐仲昭游天台山和雁荡山时，兼程造访作为长辈的陈函辉。他们挑灯夜话，霞客粗叙半生游履之概。几人在畅谈中来，霞客道出他的想法和计划：“昔人志星官輿地，多以承袭附会；即江河二经、山脉三条，自记载以来，俱囿于中国一方，未测浩衍，遂欲为昆仑海外之游。”且说“譬如吾已死，幸无以家累相牵矣”。这次谈论应该是徐霞客心灵深处的映射，由偏重于搜奇访胜变为地理考察的转折。这一阶段除游天台山、雁荡山之外，还有翌年北入京师，绕道游五台山和恒山之举，游完访黄道周末遇之外，再无游事。而后两年时间，徐霞客呆在家里酝酿西南之游，还是霞客丙子（1636）九月出游时一语道破天机。他说：“余之拟西游，迂过二载，老病将至，必难再迟。”由此看出，1632—1636年是霞客由览胜访幽搜奇的中介阶段。今存的名山游记的整理，是徐霞客本人亲自动手完成的。

第三阶段（1636—1640），徐霞客一生最辉煌、最富有成就的阶段。丙子九月二十九日，徐霞客偕同僧静闻法师和仆人匆匆去西南遐征。面对异乎寻常的恶劣环境，他自始至终怀着饱满的热情和惊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，虽屡遭盗、抢、偷、险，他都一如既往地前行。凡奇必往，无险不至地进行地理考察。即使是湘

江遇盗，性命几丧，游资困乏，他依然不遇难辄返，“不欲变余去志”地跋涉，真可谓这是精诚所至，必也是金石为开。众人周知，我国西南云、贵一带是世界上岩溶发育最典型、分布面积最大的岩溶地貌区，霞客对此做了详细、全面的考察，其成就早已誉声内外。对河流水系、山脉走向、火山地热以及人文地理现象均有精辟的阐述，也形成了他的地理思想和研究方法。除此之外，晚明南方社会的记述、南方游记的清新文笔仍是值得注意的。当然，徐霞客考察的重点在于地理现象，并取得了许多成就。事实上其它方面的记述也是弥足珍贵的。单说《普名胜事迹》一文，时霞客入滇距普名胜死已四年，但他游历普氏骚扰的各州县，留心访问，记下斯篇。揆之史实，霞客“能详其始末，且所记月日亦确切，为记普名胜事成专篇之最先者”。对晚明的普名胜反叛、全滇皆震史事留下了可贵的一笔。所以，与其仅从地理学角度考察西南之行游记，倒不如从多角度综合评析来得好些。

1640年霞客在宾川鸡足山受木增之邀修《鸡山志》时，因足疾而不良行，丽江太守为饬舆从送归，返家遂卧病不起，“惟置怪石于榻前，摩挲相对，不问家事。”第二年便溘然长辞，结束他一生的旅游生涯。在长期旅游考察过程中，徐霞客都作了日记，但生前没有来得及整理，后因积劳成疾，医治无效，溘然逝世。徐霞客生前在病榻上慎重托付塾师季梦良“理而辑之”。徐霞客死后第二年整理完成，季梦良希望“俟名公删定，付之梓人，以不朽霞客”。钱谦益认为《游记》是“世间真文字，大文字，奇文字”，特推荐给汲古阁刻版付印。结果没有付梓。其原因不详。但有一点值得注意，即《徐霞客游记》的学术价值在当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：一种是如前所述，以钱谦益为代表的对《游记》推崇备至；另外还有不少著名学者，却对《游记》的价值持否定态度。因为霞客敢于否定儒家经典《禹贡》“岷山导

江”，以岷江为长江正源的说法，曾先后遭到明清之际学者顾祖禹（1631—1692）、胡谓（1633—1714）和清初学者全祖望（1705—1755）的强烈抨击，称徐霞客的科学结论为“迂延之说”，“不足道”。至同治中，著名学者李慈名更全盘否定了《游记》的价值。汲古阁没有将《游记》刊印，可能出于评价上的分歧。

由于《徐霞客游记》未能及时刊印，又遭明、清之际的变革，霞客家乡惨遭屠杀，《游记》遭受兵燹。后季梦良虽重新搜集整理，而《滇游》一册，竟遭残缺。此后屡经传抄，“涂抹删改，非复庐山面目”。直到清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，始由其族孙徐镇刊刻，上距霞客之死和《游记》编成，已一百三十余年。乾隆刊本是用各种手抄本经过勘后付刻的。但可惜历经世事沧桑，徐霞客游记手稿，已不复存在，不少抄本也多散失。因此，研究《徐霞客游记》版本，是一项艰巨、复杂、长期的任务。

各具特色的《徐霞客游记》版本

建国以来，经过全国有识之士和徐霞客研究工作者的努力，现已搜集《徐霞客游记》版本十多种。各种版本，各具特色。

1. 季梦良整理本

1979年，褚绍唐、吴应寿先生共同整理《游记》时，在北京图书馆找到季梦良整理的《徐霞客游记》。这是徐霞客研究史上划时代的发现，是前代学者所不及的。季梦良整理《游记》的原因和过程，他在序中作了明确的说明：

崇祯丙子秋，霞客为海外游，以絨别余而去。去五年始归。归而两足俱废……余时就榻前与谈游事，每丙夜不倦。既而出篋中稿示余曰：“余日必有记，但散乱无绪，子为我理而辑之。”余谢不敏。霞客坚欲授余，余方欲任其事。未见，而霞客遂成天游！……迨其后，记尽为王忠纫先生携去，余谓可以谢其事矣。忠纫之任福州，仍促冢君携归。冢君

复出以示余曰：“非吾师不能成先君之志者也”。启篋而视，一一经忠纫手校，略为叙次。余复阅一过，其间犹多残阙矣。遍搜遗帙，初忠纫之所未补，因地分集，录成一编，俟名公删定，付之梓人，以不朽霞客。余不敢谓千秋知己，亦以见一时相与之情云尔。”

这篇序季梦良写于壬午腊月，即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腊月。霞客遗稿虽托于季梦良，忠纫却借去手校。及任福州，交冢君（徐妃）带回。季梦良在此基础上删定编次，将《游记》原稿整理完毕。岂料清军入屠江阴，前此在乙酉七月（1645）“余宗人季杨之避难于舅氏徐虞卿处，顾余于馆，见《徐霞客游记》，携《滇游》一册去，不两日虞卿为盗所杀，火其庐，记付祖龙。是书遭其残缺，亦劫数也！原稿后又抢散，此集亦失而复得。”

今藏北京图书馆的《徐霞客西游记》季梦良整理本共五册，首署友弟梦良会明甫校录，第二、四、五册则署“友弟季梦良会明父校录”。这说明，该本为季氏后复抄，并非季会明原本。

现存五册内容起自崇祯九年（1636）九月十九日从家乡出发，止于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三月廿七日到粤西南丹州。每册卷首有主要游程及重大事件的“提纲”。记述的内容多为旅程中的日常生活，状物叙事，文字简朴流畅，不假雕饰，甚至有些地方粗糙，说明该本当系季会明整理本的重抄本，抄者当系季氏后人。另外，该本各册前钤有“虞山毛晋”、“汲古后人”、“莫友芝图书记”、“独山莫绳孙字仲武号省觥影山草堂收藏金石图书印”、“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”等朱文印，说明钱谦益确曾推荐给汲古阁。毛子晋因此付印而辗转归于独山莫氏和吴兴刘氏收藏。建国后又藏入北京图书馆。该本尽管有些地方脱漏，字错较多，但它仍保持霞客每日行程的基本记录，贴近游记原貌，亦间有评论和总结。且与通行本相比较，季本详实完整，通行本或合并，或删削失真。上述情况说明，季本应是《游记》的原始抄

本，具有很高的价值。

2. 徐建极抄本

徐建极（1634—1693），字五征，号范中，是徐霞客之孙，徐杞之子。徐霞客西游归来，卧床不起，遂给孙子讲述西游神奇经历，且告诫“男儿当奋志勋名，立功万里外，纓名王之颈，镌燕然之石则归。”缪洸《虞彦范中公传》简述了徐建极抄稿情况：

“方公构讼之明年，适山左木斋刘公督学江南，刘博学嗜奇，曾读牧斋《初学集》见《霞客传》，心艳之。至是访其后人，索记游之书，公抄书并持印藏大理石以献。”

所说构讼即顺治十八年奏销之祸，刘公为刘果。可见抄书事因刘果嗜奇而起，又因刘果赴山东奔丧而周旋未果，建极抄本未能广为传布。据此徐建极抄稿当是康熙年间，即1662年时据霞客游记原本所抄。该本后来相继为邓之诚、谭其骧先生庋藏，前几年归邓克收存。据现存抄本原貌，徐建极当时整理的《游记》起于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三月廿七日，止于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九月十四日，换言之即《黔游日记》和《滇游日记》两部分，今存六册如下：第六册：黔游日记部分，前有提纲；第八册：自广西府至鸡足山，前亦有提纲；第九册：分上下两本，自鸡足山至腾越州之北的界头，亦有提纲；第十册：分上下两本，自界头至鸡足山，前亦有提纲。缺第七册，当即《滇游日记》首册，亦无《游太华山记》、《游颜洞记》、《盘江考》诸文。从时间上说，建极本首日与《徐霞客西游记》末日相衔接，文字上稍有重复。从内容上讲，建极本详于个别生活琐事外，更精于滇、黔游记；季梦良多载生活琐事和游程；乾隆本则删芟建极本个别记述生活的地方，其余部分内容相同。因此，梦良、建极二本基本上保持了游记原貌，而乾隆本则直接取源于建极本。

3. 李介立（寄）本

霞客三子李寄，字介立，号昆仑山樵、由里山人、萍客、白眼狂生、瓮里书生等。霞客妾周氏所生，后周氏改嫁李氏，因改李姓，是江南饱学之士，性狷直，不能谐世，虽然困于衣食，但深得霞客熏陶、影响，好山水，几遍游天下，著述宏富，有《天香阁文集》、《天香阁外集》、《天香阁随笔》、《艺圃存稿》、《历代兵鉴》、《舆地集要》等数十种。

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，李寄访得宜兴史夏隆、曹骏甫抄本，发现“涂抹删改，非复庐山面目”。访得并增添《游太华山记》、《游颜洞记》、《盘江考》等，并列于《滇游日记一》之中。他从日影中照得曹氏原文，与季本互校成书。陈弘后据各本版本对校，发现李介立本，为诸本之祖。介立整理《游记》年届六十有五，且多次出游，因而积累了不少第一手的重要材料。对《游记》整理也多作删削改笔，主要是简化沿途旅程的记述，简化某些以为与出游无关的、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记述，对某些日记作了综合概述。此本在乾隆时即已无存，但为当时各抄本之祖，也是后来陈泓及杨名时抄本的基础，有重要价值。

4. 陈泓抄本

此本，系精抄本，今藏上海图书馆。乾隆年间从李寄、杨名时抄本集录而成，共十二册。

首卷：名山游记十七篇；

卷一至十：西南游日记二十五篇，其中卷一为浙江、江右、湖广，卷二、三为粤西，卷四为贵州、太华山，卷五至十为滇二及以下诸篇。卷末附诸本异同考略、序、跋、书函及墓志铭等。陈氏对《游记》数次寻觅，数次校对，滇游部分有提纲，亦有注记。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版本。

5. 杨名时抄本

杨名时，字宾实，号凝斋，江阴人，康熙进士。康熙五十九年九月，名时以贵州布政使升署云南巡抚，雍正三年十月为云贵

总督，仍管巡抚，五年以朱纲疏劾，待罪至滇，直到高宗即位后才离滇入都。他于康熙四十八、四十九年两次抄录《游记》。首次依宜兴史夏隆本抄录。杨氏抄本的内容，据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的《徐霞客游记十二卷》中所述：第一卷自天台、雁荡山及五台、恒、华各一篇。第二卷以下，皆西南游记，凡二十五篇，首浙江、江西一篇，次湖广一篇，次广西六篇，次贵州一篇，次云南十有六篇，所阙者，一篇而已。今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《徐霞客游记》共分十卷，每卷又分上下。第一卷名山游记十七篇。第二卷以下均为西南游记，卷二上、下为浙江、江西及湖广，卷三、四上下为广西，卷五上、下为贵州，附游太华山、滇中花本记等。卷六至卷十二上、下均为云南部分，自游浙至滇游共二十二篇（缺滇游（一）部分），其分卷同《四库全书提要》中所述略有不同。惟今不存此本。今北京图书馆藏有杨名时的复抄本共分八册十二卷二十五篇。惟此文多讹误，字亦草率，删漏处亦多，据此可见杨本的大致内容。

鉴于首抄本错误多的情况，名时“爰亟为改正添入，再手誉一过，以复其归”。现藏华东师大图书馆的杨本为精抄本，当系杨名时二抄本。以史实揆之，名时以与霞客同乡之谊，远在云贵为宦，当以霞客引以为荣，且谙熟当地风土人情、山川物产，因此自是应手，即使发觉首抄本的毛病，也能随即校对，补录，因而名时复抄本价值较高。

6. 乾隆刊本

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九月，霞客族孙徐镇所刊。在此本的序文中说，是根据杨名时、陈泓两本为依据，参与其它各本，对比较勘，考其阙佚，订其异同，卷首例言、卷末诸本异同考略及辨伪、道出各本异同，为研究诸本提供了蛛丝马迹的线索，且订正一些讹误。颇有参考价值。此书共分十卷，每卷又分上、下。首卷载徐序、杨名时二序、陈泓书后、例言及名山游记十七篇。

二卷上为浙江及江右游，下为楚游。三卷上为粤西游一，下为粤西游二，四卷上为粤西游三，下为黔游一、二。五卷上为小记三则，随笔二则及滇游二，下为滇游三及《盘江考》。六卷上为滇游四，下为滇游五。七卷上为滇游六，下为滇游七。八卷上为滇游八，下为滇游九。九卷上为滇游十，下为滇游十一，附《永昌志略》、《近腾诸彝述略》。十卷上为滇游十二，下为滇游十三，附《鸡山志且》、《鸡山志略》、《法王缘起》、《丽江志略》《江源考》及外编。该本内容精当、翔实，为《游记》第一部刻本。后世流传甚广，以后各本都以此本为蓝本进行整理、点校。因此，乾隆刻本价值很高。

7. 叶廷甲本

叶廷甲（1754—1832），字保堂，号云樵，江阴人。家藏五万卷，藏书有素。嘉庆十一年（1806）廷甲看到乾隆刻本，“翻阅之，朽蠹破多，仍借杨文定（名时）公手录本及陈君体静所校本，与徐本悉心对勘，其文之不同者以万计，其字之舛误者以千计。其文不同而义可通者仍其旧，其字之舛误而文义不可通者，不得不亟为改正”。第三年春，便“讹者削改，朽者重镌，又增辑补编一卷附于后”，遂成新本，即叶廷甲本。内容大抵如乾隆本。

自乾隆本一出，仿其编次者屡出不断。叶廷甲是这样，来世的瘦影山房本（1881）、集成图书公司本（1908）、沈松泉标点本（1924）、扫叶山房石印本（1929）也是这样。连丁文江本亦是以叶廷甲本为蓝本的。由此可见其一脉相承的特点。

8. 丁文江本

民国十七年（1928）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主持整理、标点的《徐霞客游记》，以大字16开形式由商务印书馆付印。该本据叶廷甲本，将原乾隆本十卷分别厘分上下凡二十卷。

以往人们偏重于惊叹徐霞客的精神，欣赏其文字描述，传抄、

校释工作做了不少，但问题却不少。而真正能谈得上校释的，当是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的整理本。

叶浩劝导丁文江（又名丁在君）读《徐霞客游记》。丁文江在实地考察中，对霞客甚感兴趣，对《游记》也是手不释卷。他“独得滇东、滇北二百余日，倦甚则取《游记》读之，并让以所见闻，始叹先生精力之富，观察之精，记述之详且实”，被胡适称为“丁在君是我们这个新时代的徐霞客”。丁文江根据他实地考察验证《游记》的结果，再参与其它文献资料，全面系统地整理了《徐霞客游记》。在整理时裒辑霞客有关诗文和传记资料以及《晴山堂帖》和《徐氏宗谱》，保留下来许多珍贵资料。他对《徐霞客游记》花了很大工夫作了研究，其中最有代表的是《徐霞客先生年谱》。虽说其中不免有失实欠妥之处，并未皆尽人意，但从总体上来说，无疑具有开创性的贡献。他还集多人力量绘制了36幅徐霞客旅游路线图。其意在于“搜集新图，分制专幅，使读者可以按图证书，无盲人瞎马之感”；“虽不能尽精尽确，然已可为读《游记》者之助”。这些成果都积聚在整理本中。因此说，丁文江校释、研究之功不可无。倒是方豪评论的好：“三百年来，仅三五人以辑刻行世而已。起而作较详细研究者，殆莫先于丁文江先生。微先生之功，吾人今日恐仍只能手一卷蝇头细字之旧刻本，或并此亦不可求，遑论其他。丁先生之功不可泯也。”足见丁文江整理本是《游记》问世以来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最详尽、最完备的版本。

丁文江本的内容有卷首：霞客小像、潘来序文、丁文江序及《徐霞客先生年谱》、目录；第一册：卷一一八《名山游记》至《黔游日记二》；第二册：卷九一二十，《滇游日记》二一十三、附录。外编包括诗文、题赠、书牋、传志、家祠丛刻、旧序、校勘等，以及《徐霞客旅游路线图》36幅。

总之，丁文江本在各种版本中，具有前所未有的特色。因

此，1929年的万有文库本及1939年的国学基本丛书本，均根据丁文江本刊印，并根据乾隆本校正了不少误字，为建国前较好的刊本。1986年商务印书馆重印了此本。

9. 褚、吴整理本

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褚绍唐、吴应寿合作整理的新本。此本综合以上的主要抄本及刊本整理而成。其中名山游记根据乾隆本，浙游至粤西游部分以季梦良抄本为底本，再参照乾隆本及其他各本予以补充订正。黔、滇游部分根据徐建极抄本，再根据乾隆本及其他本予以补充订正。共分两册：上册为前言、季梦良序、名山游记17篇、浙游、江右游、楚游、粤西游（分一、二、三、四篇），及黔游（分一、二两篇）；下册为滇游（自滇游二至滇游十三），《盘山考》、《潮江纪源》及附篇。以上大致均按乾隆本分卷，共分十卷，每卷均分上、下。卷十下为附编，包括杂文、书牋、霞客诗37首，题赠、书牋、传志、石刻、旧序、校勘。

此书1982年再版，1987年又出版了增补本，此版增补了霞客致陈继儒的书函及陈的复函，霞客的《宿妙峰山》诗以及传称丽江木知府的诗文集《山中逸趣》所作的跋，此外还有罕为人知的黄道周和蔡夫人所写的诗五首，陈仁锡和许学夷的诗各一首，以及陈仁锡所写的《至孺人墓志铭》。在这一版中还校正了很多误字及标点，并增补了各卷的校勘记，最后并附入了丁文江所编的《徐霞客年谱》，至今为止，是现存版本中好的一种。

1980年版附有褚绍唐、刘思源绘制的旅行路线凡39幅，至为大观。但因当时未能实地考察，所以在诸多学者实地考察，协作下重绘成《徐霞客旅行路线考察图集》，其中正图45幅，附图25幅，为迄今为止的最为完整的旅游路线图集。

10. 朱惠荣本

云南大学教授朱惠荣兼收乾隆本和季梦良本两大版本系统

的优长，以乾隆本为主干，用季本二来补充细部，并吸收了各种版本长处，基本上恢复了原著面貌。虽不分卷，但内容大抵如上海古籍本，新增有康熙《鸡足山志》、乾隆《腾越州志》、光绪《梧腾徐氏宗谱》中霞客传记。此本以简化字横排，采用现代标点分段标点，对《游记》涉及的古地名、名胜古迹、地质、水文、气象、物产、人物、民族、宗教、历史、古代典章制度、风俗礼仪、方言俚语都作了注释，且注文语言简明扼要，通俗易懂，又不乏科学性，诚为匠心独具之举。为了配合读者阅读，书中插有13幅霞客游踪路线图。朱本出版，为更多关心《游记》的读者提供了方便，也适应了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。因此，是本为这部古代名著的第一部完整注释本，也是目前最好的版本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由于广大徐霞客研究工作者的辛勤劳动，《游记》的整理工作愈来愈细，发掘资料越来越多，随之也逐渐揭开散失严重的《游记》这座千障万遮的迷宫。就《游记》版本而言，诚如朱惠荣教授在《徐霞客游记》校注前言中所说的，以季梦良《徐霞客西游记》为代表的系统详而残，以李寄本、乾隆本为代表的系统简而全。通过乾隆本认识《游记》概貌，通过季本了解《游记》细部。再加上互比对勘，不仅能纠正其中的讹误，也可填补一些脱漏，使《游记》更趋于完善。总之，解决好《徐霞客游记》版本问题，需要广大学者作出长期的、艰辛的努力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